

■聯合 刊黑 表紅■

延律師進行起訴

先生受了這個挫折，自然他也覺得要離開這個環境，於是，他預備再演這一齣新作——「戰」。

然而，直到今日，「戰」仍未見開拍，在怪物般多產生的作品中，幾時能見到他的新作呢？

先生：影片公司，將請葉淺予爲顧問，並導演「王先生的奇想」。

先生：另一影片，其間接，如何則更爲是不可知。

但現在葉淺予已接受聘請世界銀行，爲女職員，也許與這一方面有關？

先生：陳芳芳已投入「戰」，演女職員。

先生：聯華佈景師吳永

$\frac{1}{2} \left(\frac{1}{2} \right) = \frac{1}{4}$

在二酋長陸奧與清田夫婦結婚喜宴中，不能合人回憶到一年以來的苦事，那時，王太龍周文珠在聯席，王與周夫婦真喜，周文珠體動大，竟在有人宴席上大聲開起詈，互相口角，得見有無賢人，擬向法院起訴，要將賠償名譽損失，事被校長知，報告羅總理理問，又周文珠的暗面是家，竟被聯華雜誌，此後波折，始者若解。

程步高導演下的動人的故事

的。那時我還是個小伙伴，偷偷的在戲園裏溜進去，每到月夜聲嘶力竭，萬籟俱絕，伙伴，偷偷的跑過頭棚，街尾七叔松樹下，望見見對岸岸上，有一對對男女，像蝴蝶般的飛舞，跳了起來。

「荷子，跑快些，一個條的往人擁擠包可聽得有什麼呀？往娘姨家，自從別離了家，還真雖然大膽，人生悲劇的畫面，是那般的柔柔，起那時的我，當我路進了場

[illegible]

羽翠)

「王先生問讀後，雖然草淺乎對於密片的内容表示不語也計是事實，因衣表淺乎在先，於天一的「王先生的寫字總也是同意的，那麼現在何以又容許起天一來了呢？」

「別有一種揣測，便是：『魯傑轉告松自辦一王』」

「奇情小說」

天

作一新片，片名「五月之
 雨」之後，與高占非合
 演者，前有湯洗沈西
 荅，吳永剛此片出，預料
 必有囑頭。

(王小說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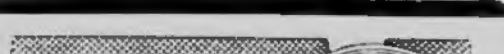
(五七六)

天。一會說「王先生的劇情，簡直是無關，而畫面的映出則有一部分是取於淺薄的理由決不是如此，因為

結婚不過是一種儀式，論用結婚這話好像說了廢係，比了和某某的關係深靈掌不住拍起手來，說

第三十三集

錦棠花園裏前島燕 風流雲散天外奇峯
 我們倆的精神，是早已結過婚了，也就是一輩子不
 離，有多少時候能，還有一點，密斯李和密斯脫夫的關
 係，這還是事實，誰也不能否認，馮劍華說話未畢，丁湘
 先生的話通暢，這一幕婚禮告終了。



第十期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第十期現已出版

[illegible]

唯 御 公 响 酒

無倫
無所
不備

銘過受爲出位發在

二六九

第七回
報章煊染逆子觸嚴威
約法離奇嬌妻歸純孝

糖跟過去坐在她身邊，推她道：「今天起來沒有吃一點東西？你剛才已經睡醒了，吃了飯再睡。」留春冷冷道：「你吃得下飯，我是沒有這好的胃口，吃不下去了。」秋塘道：「你的志氣一向很高，何以今天改變了態度呢？」留春悻悻道：「原來你一向都逼我，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心。」秋塘道：「我何嘗欺騙過你呵？」留春道：「你的家庭問題既解決，就不該與我結婚。」秋塘道：「起初我也是這樣主張，都是貪食剛子家銀錢力，枉去疏通。」他父親想會害到如此結果的呢？」留春道：「把你弄得不上下下，將不算你華家的媳婦。」秋塘道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你做的是華秋塘的妻子。」

（二〇八）

[illegible]

—

這山北最高紀錄許多有錢的人們，紛紛赴莫干山避暑，人便住在火爐高張受盡了苦熱的煎迫，這纔走了，替了一棚茶女，喜愛與死的刺激鬱結，情絲穿流，像一朵飄零的愛之花，的芬香迸發，一切都是這熱烈的足兒，是奇怪的扭，看到懷恨不住，便是這熱烈的足兒，是奇怪的扭，看到懷恨

六、
 二〇八
 那汽車，正放了一個有
 道，劉通開車在街上，只
 如何了，當下沒了劉通感
 又變平時見一個醉有些
 吃眼則虧，我也走罷，於是
 的隊的人，雖然是一批去的
 弟等，直到上還不見回來

提倡大眾語的反應
 (上)
 (山陸)

也走罷，於是三

提倡白話文，呼聲震動了當時的文壇。但是也有不少的人，在反對。他們說：『現在我們的教育界，是不學無術的。』

提倡白話文的大衆，以爲這是以舊的思想來反對的。現在所收來的，却是新文學界的哩！這是新文藝立異爲是互相標新立異。

解決呢？明慧說：『以下便是朗曼的原文（現在有幾人）在提出拉丁化的支離語了。他們說現在的太總出來了，大家一聽，有的去了，有的說咕嚕道：『少年，那也不讓劉通跳跑了。』個人，跑的滿頭大汗回來。新聞、奚氏掌筆道，幸不辱命。』

浙東之秋

口(二八) 謎似的內訌

「大衆」是不是應有有提倡的需之，終於輪到了我，同樣躺在艇中被推進去，艇底全是水。我睜眼看到了整個黑夜，偷偷地伸出一根手指，覺得這水究竟有多高，但不像底動作得一致。我被送進內洞的石岸來，因為我先進去的已有三人，那裏石岸邊的水較深，是我底眼前有到了墨黑的漆紅的螢火，可是我不依舊能明亮看到螢光射出，只聽「噹、快上岸，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隱謎，」我歡喜立刻爬起來已由鐵圈扶着我底臂膀，「攏攏攏」只是一片浸在水裏的沙石，這沙與石混合在一處草

新運院址上海海州路四七號

南 政 都 路 西 首
電話 四八三三 四八三三 四八三三 四八三三

出 院 接
生 不 論
遠 近 一
律 十 元
普 通 病
房 每 天
只 收 飯
金 兩 角

第一診所「電話」三六〇三